春秋左傳要義

四

也桓弟弑兄臣弑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爲無王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正桓也二年有王正與夷之卒也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也十八年書王范甯注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先儒多用穀梁之說賈逵云不書王弑君易祐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始治桓杜以正是王歷從王出故以爲王者班歷史乃書王明此歷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

班歷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
班歷故也

二

劉炫規杜周不班歷魯不改歷自矛楯
劉炫規過云天王失不班歷經不書王乃是國之大事
何得傳無異文又昭二十二年以後王室有子朝之亂
經皆書王豈是王室猶能班歷又襄二十七年再失閏
杜云魯之司歷頓置兩閏又哀十三年十二月螽杜云
季孫雖聞仲尼之言而不正歷如杜所注歷既天王所

易歲年哀十二年十二月叅仲尼曰火猶西流司歷過
也杜於釋例又云季孫雖聞此言猶不即改明年復叅
於是始悟十四年春乃置閏欲以補正時歷既言歷爲
王班又稱魯人輒改改之不憚於王亦復何須王歷杜之
此言自相矛楯以此立說難得而通又案春秋經之闕
文甚多其事非一亦如夫人有氏無姜有姜無氏及
大雨霖廩各如潰之類也此無王者正是闕文耳今刪
定知此不書王非是經之闕文必以爲失不班歷者杜

之所據雖無明文若必闕文止應一事兩事而已不應一公之內十四年並闕王字杜以周禮有頒告朔於邦國都鄙以有成文故爲此說但齊桓晉文以前冀戴天子王室雖微猶能班歷至靈王景王以後王室卑微歷或諸侯所爲亦遥稟天子正朔所以有子朝之亂經仍稱王不責所不得也猶如大夫之疾卒公疾在外雖不與小斂亦同書日之限然則司歷之過魯史所改據此而言有何可責劉君不尋此旨橫生異同以規杜過恐

非其義也

三闇虛當月月必滅光

食既者謂日光盡也故云既盡也月體無光得日照而生光半照即爲弦全照乃成望望爲日光所照反得奪月光者歷家之說當日之衝有大如日者謂之闇虛闇虛當月則月必滅光故爲月食張衡靈憲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是謂闇虛在星則星微遇月則月食是言日奪月光故月食也若是日奪月光則應每望常食而望

亦有不食者由其道度異也

四日月一百七十餘日

日月異道有時而交交則相犯故日月遞食交在望前朔則日食望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交正在朔則日食既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始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

光即滅譬如火斜照鏡則水鏡之光旁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日月同會道度相交月揜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食是日光所衝日食是月體所映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在望也

五月在日南日北從南入食南下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食有上下者行有高下謂月在日南從南入食南下北高則食起於下月在日北從北入食則食發於高是其

行有高下故食不同也故異義云月高則其食虧於上
月下其食虧於下也日月之體大小正同相掩密者二
體相近正映其形故光得溢出而中食也相掩踈者二
體相遠月近而日遠自人望之則月之所映者廣故日
光不復能見而日食既也日食者實是月映之也但日
之所在月體不見聖人不言月來食日而云有物食之
以自食爲文闕於所不見也

六 天子不親逆女諸侯有故得使卿

有案昭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是言歲豐爲佐助之非妖異之物也君行既惡澤不下流遇有豐年輒以爲異是則無道之世唯宜有大饑不宜有豐年非上天祐民之本意也

八 兩服爲主以漸參之故爲驂四馬

注驂騑馬正義曰說文云騑驂旁馬是騑驂爲一也初駕馬者以二馬夾轅而已又駕一馬與兩服爲參故謂之驂又駕一馬乃謂之騑四故說文云驂駕三馬也騑四馬一

乘也兩服爲主以漸參之兩旁二馬遂名爲驂故總舉一乘則謂之駟指其騑馬則謂之驂詩稱兩驂如舞二馬皆稱驂禮記稱說驂以賙之一馬亦稱驂是本其初參遂以爲名也驂馬在衡外挽靷每繫於木由頸不當衡故也名騑者以駟馬有騑騑之容故少儀云騑騑翼翼是也

九 韋遂逆女傳文各言其一

公子遂逆女傳言尊君命是奉時君之命也此言脩先

君之好是稱先君爲辭也
一是互舉其義昏禮納采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
請納采其納徵辭曰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徵是
男家辭也主人醴賓辭曰子爲事故至於某之室某有
先人之禮請醴從者是女家辭也彼士禮也故稱先人
若諸侯則稱先君

十

凡公嫁女卿大夫送之

凡公至送之正義曰昏以相敵爲耦先以敵國爲文然

後於大國小國辨其所畏姊妹於敵國猶上卿送之於大國則上卿必矣且姊妹禮於先君不以所嫁輕重雖則小國亦使上卿送也於小國則上大夫送之文承公子送之下謂送公子非送姊妹也周禮班官唯有中大夫無上大夫也

十一三卿五大夫五人中又分上下

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鄭玄云上大夫曰卿則上大夫即卿也又無上大夫而此云上大夫者諸侯

之制三卿五大夫五人之中又復分爲上下成三年傳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是分大夫爲上下也

十二 芮伯萬出居魏釋芮魏本末

地理志云馮翊臨晉縣芮鄉故芮國也河東郡河北縣詩魏國也世本芮姬姓尚書顧命成王將崩有芮伯爲卿士名諡不見魏之初封不知何人閔元年晉獻

公滅魏尚則不知誰滅之

十三 雖周正建子皆據夏正

周之春正月建子即是夏之仲冬也周禮大司馬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是田狩從夏時也釋例曰三王異正朔而夏數爲得天雖在周代於言時舉事皆據夏正故公以春狩而傳曰書時禮也

十四 諸國各有狩地非常故書

哀十四年傳曰西狩於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其得常地

故不書耳由此而言則狩於禡蒐於紅及比蒲昌間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須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内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狩之處違其常處則犯害居民故書地以譏之

十五 宰渠伯糾攝父職以出聘故譏

注宰官至放此正義曰周禮天官有大宰小宰宰夫知

宰是官也傳言父在故名知伯糾是名自然渠爲氏矣
周禮大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未知伯糾是何
宰也貶之乃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例皆書
字則此宰高下猶未可量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
宰宰夫慎疑故也詩稱濟濟多士書戒無曠庶官爲政
有三擇人爲急王官之宰當以才授位今其父居官而
使子攝職是王者輕侮爵位遭人則可故書名以譏之
糾之出聘事由於王而貶糾糾者王不應授糾糾不應受

使二者俱有其過貶絀亦所以責王如宰咺之比也

十六州公虞公皆以小國稱

州公如曹正義曰周禮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一百里隱五年公羊傳曰天子三公稱公王者之後稱公其餘大國稱侯小國稱伯子男然則三公之外爵稱公者唯二王之後杞與宋耳此州公及僖五年晉人執虞公並是小國而得稱公者鄭玄王制注以爲殷地三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武王

也及平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即周鄭交惡未得與之
八年傳曰虢公忌父始作卿士於周於是始與之政共
鄭伯分王政矣九年傳曰鄭伯爲王左卿士然則虢公
爲右卿士與鄭伯夾輔王也此年王奪鄭伯政全奪與
虢不使鄭伯復知王政鄭伯積恨不復朝王

十八 田穰苴司馬法

史記稱齊景公之時有田穰苴善用兵景公尊之位爲
大司馬六國時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乃使

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其中凡一百五十
篇號曰司馬法
十九注以旃爲旆或謂以大木發石
賈逵以旃爲發石一曰飛石引范蠡兵法作飛石之事
以證之說文亦云建大木置石其上發以機以碓敲與
賈同也案范蠡兵法雖有飛石之事不言名爲旃也發
石非旌旗之比說文載之放部而以飛石解之爲不類
矣且三軍之衆人多路遠發石之動何以可見而使二

拒準之爲擊鼓候也注以旃說爲長故從之

二十祭仲是名公羊以爲字因善其行權隱元年傳稱祭仲上云祭足此云祭足十一年傳云祭封人仲足此人雖名字互見而不知孰字孰名公羊以仲爲字左氏先儒亦以爲字但春秋之例諸侯之卿嘉之乃書字十一年經書祭仲而事無可嘉注意以仲爲名故云名仲字仲足釋例曰伯仲叔季周人字之常然古今亦有以爲名者而公羊守株專謂祭氏以仲爲

字既謂之字無辭以善之因託以行權人臣而善其行權逐君是亂人倫壞大教也說左氏者知其不可更云鄭人嘉之以字告故書字此爲因有告命之例欲以苟免未是春秋之實也宰渠伯糾蕭叔大心皆以伯叔爲名則仲亦名也

二十一 仍叔之子以童子將命而久留

注仍叔至末秋正義曰此子來聘傳雖不言聘意蓋爲將伐鄭而遣告魯也經在伐鄭之上傳在伐鄭之下明

其必有深意故注者原之以爲童子將命無速反之心又留在魯故經書夏聘釋之於末秋譏其夏至而秋未反也

二十二　魯不祭地而注總言天地之祭

注言九至南郊正義曰下三句謂雩嘗烝也雩是祭天嘗烝祭宗廟此無祭地而言祭地者因天連言地耳周禮天神曰祀地祇曰祭人鬼曰享對則別爲三名散則總爲一號禮諸侯不得祭天魯以周公之故得郊祀王

帝故雩亦祀帝書傳皆不言魯得祭地蓋不祭地也魯不祭地而注言天地者以發凡言例雖因魯史經文然凡之所論總包天地及諸國

二十三

傳有啓蟄之文故注引漢初氣名

夏小正曰正月啓蟄其傳曰始發蟄也故漢氏之始以啓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及太初以後更改氣名以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以迄於今踵而不改今歷正月雨水中四月小滿中八月秋分中十月小雪

二月之驚蟄既啓之後遂驚而後出始蟄之後又自閉
蟄也是言啓蟄爲正月中閉蟄爲十月中也
二十四 凡候天時不以月惟周禮以月
釋例曰凡十二月而節氣有二十四氣通三百六十六
日分爲四時間之以閏月故節未必恒在其月初而中
氣亦不得恒在其月之半是以傳舉天宿氣節爲文而
不以月爲正也土功作者不以月日故亦言龍見而畢
務戒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栽日至而畢此其大

準也是言凡候天時皆不以月爲其節有參差故也若周禮不舉天象故以月爲正大司馬職曰中夏獻禽以享礿中冬獻禽以享烝言四時之祭不得後仲月非謂孟月不得祭也釋例曰周禮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限也下限至於仲月則上限起於孟月烝起建亥之月則嘗起建申之月此言始殺而嘗謂建酉之月亦是下限也若仲是下限則周之正月得爲烝祭春秋之例得常不書而八年書正月烝者釋例曰經書正月烝得仲

得云禮記是而左傳非也明堂位言正月郊蓋春秋之末魯稍僭侈見天子冬至祭天便以正月祀帝記者不察其本遂謂正月爲常明堂位後世之書其末章云魯君臣未嘗相弒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也春秋之世三君見弒髮而甲士有誅俗變多矣尚云無之此言既誣則郊亦難信以此知却記言孟春非正禮也

二十六 此祀天南郊與鄭玄六天說異

二十七 杜遵王說劉炫謂冬夏祭配不同

鄭玄注書多用讖緯言天神有六地祇有二天有天皇大帝又有五方之帝地有崐崘之山神又有神州之神大司樂冬至祭於圜丘者祭天皇大帝北辰之星也月令四時迎氣於四郊所祭者祭五德之帝太徽宮中五帝坐星也春秋緯文耀鈎云太徽宮中有五帝坐星蒼帝其名曰靈威仰赤熛怒黃帝曰含樞紐白帝曰白招拒黑帝曰汁光紀五德之帝謂此也其夏正郊天祭其所感之帝焉周人大德祭靈威仰也魯無冬至

之祭唯祭靈威仰耳唯鄭玄立此爲義而先儒悉不然故王肅作聖證論引羣書以證之言郊則圜丘圜丘即郊天體唯一安得有六天也晉武帝王肅之外孫也泰始之初定南北郊祭一地一天用王肅之義杜君身處晉朝共遵王說集解釋例都不言有二天然則杜意天子冬至所祭魯人啓蟄而郊猶是一天但異時祭耳此注直云祀天南郊不言靈威仰明與鄭異也劉炫云夏正郊天后稷配也冬至祭天圜丘以帝嚳配也

二十八　魯得雩上帝稱大傳直言雩而經書大雩者賈逵云言大別山川之雩蓋以諸侯雩山川魯得雩上帝故稱大月令云大雩帝用盛樂是雩帝稱大雩也

二十九　鄭玄四月正雩頴氏龍見即五月龍見而雩定在建巳之月令記於仲夏章者鄭玄云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五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祀而求雨因著正雩於此見月失之矣杜君以爲月令秦

法非是周典賴氏子嚴以龍見即是五月釋例曰月令之書出自呂不韋其意欲爲秦制非古典也賴氏因之以爲龍見五月五月之時龍星已過於見此爲強牽天宿以附會不韋之月令非所以據而據既以不安且又自違左氏傳稱秋大雩書不時此秋即賴氏之五月而忘其不時之文而欲以雩祭是言月令不得與傳合也鄭玄禮注云雩之言吁也言吁嗟哭泣以求雨也郊雩俱是祈禱何獨雩爲吁嗟旱而修雩言吁嗟可矣四月

常雩於時未早何嘗言吁嗟也賈服以雩爲遠故杜從之

三十始殺而嘗實起建申月而云酉

注建酉至宗廟正義曰嘗者薦於宗廟以嘗新爲名知必待嘉穀熟乃爲之也詩稱八月其穫穫刈嘉穀在於八月知始殺爲建酉之月陰氣始殺也釋例引詩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以證始殺百草也月令孟秋白露降季秋霜始降然則七月有白露八月白露結九月乃成霜

時寒有漸歲事稍成八月嘉穀熟所薦之物備故以建酉之月薦嘗於宗廟案月令孟秋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先薦寢廟則似七月穀熟矣七月當嘗祭而云建酉之月乃嘗祭者以上下準之始穀嘗祭實起於建申之月今云建酉者言其下限然杜獨於嘗祭舉下限者以秋物初熟孝子之祭必待新物故特舉下限而言之哀十三年子服景伯謂吳大宰曰魯將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公季辛而畢彼雖忌吳之辭亦是八月嘗祭之驗

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鄭玄云昆明也明蟲者得陽而生得陰而藏陰陽即寒溫也祭統注云昆蟲謂溫生寒死之蟲也是蟄蟲謂之昆蟲也

三十二 卜祭日不過三涉次節則書譏慢

卜日至慢也正義曰祭必當卜卜有吉否不吉則當改卜次旬故不可期以一日卜不過三故限以一月過涉次月之節則書之以譏其慢

三十三 適妻長子以大夫舉之故書始生

注桓公至生也正義曰適妻長子於法當爲太子故以大子之禮舉之由舉以正禮故史書於策古人之立大子其禮雖則無文蓋亦待其長大特加禮命如今之臨軒策拜始生之時未得即爲大子也以其備用正禮故書其生未得命故不言大子也杜云十二公唯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又云文公哀公其母並無明文未知其母是適與否蓋其父未爲君之前已生縱令是適亦不書也釋例云據公衡之年成公又非穆姜所生杜此注

云子同是適夫人之長子備用大子之禮故書之然則雖適夫人之長子不用大子之禮亦不書也

三十四

忠於民而信於神

於文中心爲忠言中心愛物也人言爲信謂言不虛妄也在上位者思利於民欲民之安飽是其忠也祝官史官正其言辭不欺誑鬼神是其信也今隨國民皆饑餒而君快情欲是不思利民是不忠也祝史詐稱功德以祭鬼神是不正言辭是不信也無忠無信不可謂道

三十五　奉牲食酒告神總以民德馨香

夫民至於難正義曰鬼神之情依人而行故云夫民神之主也以民和乃神說故聖王先成其民而后致力於神言養民使成就然後致孝享由是告神之辭各有成百姓之意祭之所用有牲有食有酒耳聖人文飾辭義爲立嘉名以告神季梁舉其告辭解其告意故奉牲以告神曰博碩肥腯者非謂所祭之牲廣大肥充而已乃言民之畜產盡肥充皆所以得博碩肥腯者由四種之

謂故又申說四種之事四謂者第一謂民力普徧安存故致第二畜之碩大滋息民力普存所以致之者由民無勞役養畜以時故六畜碩大蕃多滋息民力普存又致第三不有疾病疥癬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身無疲苦故所養六畜飲食以理埽刷依法故皮毛身體無疥癬疾病民力普存又致第四備腊咸有所以然者由民力普存人皆逸樂種種養畜羣牲備有也奉盛以告神曰潔粢豐盛者非謂所祭之食潔淨豐多而已乃言民

之糧食盡豐多也言豐潔者謂其春夏秋三時農之要節爲政不害於民得使盡力耕耘自事生産故百姓和而年歲豐也奉酒醴以告神曰嘉栗旨酒者非謂所祭之酒栗善味美而已乃言百姓之情上下皆善美也言嘉旨者謂其國内上下羣臣及民皆有善德而無違上之心若民心不和則酒食腥臊由上下皆善故酒食馨香非言酒食馨香無腥膻臭穢乃謂民德馨香無讒諛邪惡也所謂馨香總上三者由是王者將說神心先和

民志故務其三時使農無廢業修其五教使家道協和親其九族使内外無怨然後致其潔敬之祀於神明矣於是民俗大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戰無不克今民各有心或欲從主或欲叛君不得謂爲無違上之心而鬼神乏主百姓饑餒民力彫竭不得爲年歲豐也民既不和則神心不說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神所不福民所不與以此敵大必喪其師君且修政撫其民人而親兄弟之國以爲外援如是則庶幾可以免於禍難也

告牲肥碩言民畜多告粢豐潔言民食多告酒嘉旨不言民酒多而言民德善者酒之與食俱以米粟爲之於盛已言年豐故於酒變言嘉德重明民和之意

三十六　杜以九族爲外親有服異族與鄭異

漢世儒者說九族有二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己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

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九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鄭駁云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得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唯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

刺其不親而美其能親耳言至玄孫已之所生育也人之於此誰或不親而美其能親也詩刺棄其九族豈復上遺父母下棄子孫哉若言棄其九族謂棄其出高祖曾祖者然則豈亦棄其出曾孫出玄孫者乎又鄭玄爲昏必三十而娶則人年九十始有曾孫其高祖玄孫無相及之理則是族終無九安得九族而親之三族九族名雖同而三九數異引三族以難九族爲不相值矣若緣三及九則三九不異

設使高祖喪玄孫死亦應不得爲昏禮何不言九族之不虞也以此知九族皆外親有服而異族者也

三十七

釋大牢少牢名義

大牢牢之大者三牲牛羊豕具爲大牢儀禮少牢饋食之禮以羊豕爲少牢以牲多少稱大少也詩公劉曰執豕於牢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牷祀五帝則繫於牢芻之三月是牢者養牲之處故因以爲名鄭玄詩箋云繫養曰牢

三十八　接以大牢謂以禮接夫人與鄭異

禮記内則曰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大牢文在三日負子之上則三日之内接之矣記云凡接子擇日鄭云雖三日之内必選其吉焉是三日之内擇日接之爲子接母故記稱接子此傳舉之下即云接以大牢亦以接子爲文其實接母故云以禮接夫人重適也鄭玄云接讀爲捷捷勝也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也此言以禮接之則與鄭異也

三十九　宗婦謂同宗之婦

襄二年羊舌肸傳曰齊侯使諸姜宗婦来送羊舌肸諸姜是同姓之女知宗婦是同宗之婦也公與夫人共命之故使宗婦待夫人

四十以德命爲義如名昌發

注若文至名發正義曰周本紀稱大王見季歷生昌有聖瑞乃言曰我世當有興者其在昌乎則是大王見其有瑞度其當興故名之曰昌欲令昌盛周也其度德命

發則無以言之服虔云謂若大王度德命文王曰昌文王命武王曰發似其有舊說也舊說以爲文王見武王之生以爲必發兵誅暴故名曰發

不以國謂本國諸言不以通臣民下云以國則廢名以國不可易須廢名不諱若以他國爲名則不須自廢名也且春秋之世晉侯周衛侯鄭陳侯吳衛侯晉之徒皆以他國爲名以此知不以國者謂國君之子不得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山川者亦謂國內

之山川下云以山川則廢主謂廢國内所祭之主也若他國山川則非其主不須廢也此雖因公之問而對以此法曲禮亦云名子者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則諸言不以者臣民亦不得以也

四十二　不以隱疾非黑臀黑肱之類

案周語單襄公曰吾聞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黑白使有晉國故命之曰黑臀此與叔虞季友復何以異而云不得名也且黑臀黑肱本非疾病以證隱疾

傳曰齊公子元不順懿公之爲政也終不曰公曰夫已氏注云猶言某甲是斥君名也彼以不順故斥其名知平常不斥君也成十六年傳曰欒書將載晉侯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注云在君前故子名其父彼以對君故名其父知平常不斥父也雖不斥其名猶未是爲諱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云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石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是其未爲之諱故得與君同名但言及於君則不

斥君名耳既言生已不斥死復爲之加諱欲表爲諱之節故言然以形之禮既卒哭以木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自寢門至於庫門皆禮記檀弓文也既引其文更解其意謂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也親盡謂高祖之父服絶廟毀而親情盡也卒哭之後則以鬼神事之故言以諱事神又解終將諱之所諱世數自父上至高祖皆不敢斥言此謂天子諸侯禮也曲禮曰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鄭玄云此謂庶人適

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以其立廟事之無容不爲之諱也天子諸侯立親廟四故高祖以下皆爲諱親盡乃舍之既言以諱事神則是神名必諱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詩雖禘大祖祭文王之廟也其經曰克昌厥後周公制禮醢人有昌本之菹七月之詩周公所作經曰一之日觱發烈民詩曰四方爰發皆不以爲諱而得言之者古人諱者臨時言語有所辟耳至於制作經典則直言不諱曲禮曰臨文不諱是爲詩書不諱臨文不諱

爲書不辟諱也由作詩不諱故祭得歌之尚書牧誓云
今予發武成云周王發武王稱名告衆史官録而不諱
知於法不當諱也金縢云元孫某獨諱者成王啓金縢
之書親自讀之諱其父名口改爲某既讀之後史官始
録依王所讀遂即云某武成牧誓則宣諸衆人宣訖即
録故因而不改也古者禮名而不諱字禮以王父字爲
氏明其不得諱也屈原云朕皇考曰伯庸是不諱之驗
也

名不廢嶽是也劉炫云廢主謂廢其所主山川不復更得其祀故須改其山川之名魯改二山是其事也

四十七 魯雖親盡猶諱具敎獻子失問

晉語云范獻子聘於魯問具敎之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爲具敎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是其以鄉名山也禮稱舍故而諱新親盡不復更諱計獻子聘魯在昭公之世獻武之諱久已舍矣而尚以鄉對者當諱之時改其山號諱雖已舍山不復名故依本改名以其鄉

對猶司徒司空雖歷世多而不復故名也然獻子言之不爲失禮而云名其二諱以自尤者禮入國而問禁入門而問諱獻子入魯不問故以之爲慙耳

四十八 晉宋以諱廢司徒司空

晉以僖侯諱司徒廢爲中軍宋以武公諱司空廢爲司城

四十九 桓公昏不由媒傳注與詩異

會於嬴成昏於齊也注公不由媒介自與齊侯會而成

昏非禮也正義曰此成昏謂聘文姜也詩刺魯桓公不能禁制文姜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言桓公以媒得文姜此云不由媒者公親會齊侯必無媒也詩舉正法以刺上傳據實事以解經故不同耳

五十

書甲戌己丑謹疑審事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注未同盟而書名者来赴以名故也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

正月六日陳亂故再赴赴雖日異而皆以正月起文故但書正月慎疑審事故從赴兩書

五十一

書仍叔之子譏弱

天子大夫例皆書字仍氏叔字知是天子大夫也公羊穀梁皆以仍叔之子爲父老代父從政左氏直云弱也言其幼弱不言父在則是代父嗣位非父在也伯糾身未居官攝行父事故稱名以貶之此子雖已嗣位而未堪從政故繫父以譏之譏王使童子出聘也蘇氏用公

有兩秋此發雩祭之例欲顯天時以指事故重言秋異於凡事

五十四 楚自此始盛終於抗衡中國

鬬伯比曰以爲後圖少師得其君注言季梁之諫不過一見從隨侯卒當以少師爲計故云以爲後圖二年蔡侯鄭伯會於鄧始懼楚子自此遂盛終於抗衡中國故傳備言其事以終始之

春秋左傳要義卷七